

清馨民国风

域外見聞

梁启超

胡适等著

王丽华编

梁启超
胡适
林语堂
老舍
陶菊隐
林无双
钟作猷
邹恩泳
乔志高山
何凤山
华南圭
陈衡哲
林疑今
徐訏
陈学昭
叶叔良
邹韬奋
李石岑
王礼锡
黄贤俊
王光祈
余新恩
朱自清

斯宣
逸夫
川承

库公山
巴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清馨民国风

域外见闻

梁启超 胡适等著 王丽华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域外见闻/梁启超,胡适等著,王丽华编.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 8

(清馨民国风)

ISBN 978 - 7 - 5638 - 2216 - 4

I . ①域… II . ①梁… ②胡… ③王… III .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7114 号

域外见闻

梁启超 胡适 等著 王丽华 编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s.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北京市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36 千字

印 张 9.25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38 - 2216 - 4/I · 16

定 价 28.00 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这本书中的几十篇文字，都曾刊载于民国时期的出版物。其中一些篇目，近二三十年中曾经从繁体字变为简体字，或多或少为今人所知；但更多的篇目，似乎一直以繁体字竖排的形式，掩隐在岁月的尘埃中，直到我们发现或找到它们，再把它们转换为简体字，以现在这套“清馨民国风”丛书为载体，呈献给当今的读者。

收入这套“清馨民国风”丛书的数百篇民国时期的文字，堪称历史影像，也可以说是情景回放。它们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是近 200 位民国学人的集中亮相，也是他们经历、思考与感悟的原味展示——围绕读书与修养、成长与见闻、做人与做事、生活与情趣，娓娓道来。透过这些文字，我们既可以领略众多民国学人迥然不同的个性风采，更可以感知那个时代教育、思想与文化生态的原貌。

策划、编选这样一套以民国原始素材为主体内容的丛书，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而今本套丛书即将分批陆续付梓，我们欣喜地发现，她已经有型、有范儿、有味道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本书收选的作品，有一部分仍处于版权保护期。由于原作品出版年代久远，且难以查找作者及其亲属的相关信息和联系方式，我们未能事先一一征得权利人同意。敬请这些作者亲属见书后及时与我社联系，以便我社寄奉稿酬、寄赠样书。

目 录

1	战后雾中之伦敦 / 梁启超
3	伦敦的乞丐 / 林语堂
7	英国人与猫狗 / 老舍
13	英伦的形形色色 / 陶菊隐
18	游英记 / 林无双
22	华茨华斯故乡游记 / 钟作猷
34	美国的妇人 / 胡适
50	美国的城市生活 / 邹恩泳
53	美国的几种时髦杂志 / 乔志高
62	美国社会安全的保障 / 何凤山
67	美国人的享乐主义 / 陶菊隐
75	我喜欢美国的地方 / 林语堂
81	美国之旅馆工业 / 华南圭
85	重游美国的几点感想 / 陈衡哲
90	三个美国人 / 陶菊隐
99	加拿大纪游 / 林疑今

- 109 巴黎的小脚 / 徐訏
122 法国女子是不是比中国女子幸福？ / 陈学昭
130 法国真相 / 叶叔良
134 瑶瑜互见的法国 / 邹韬奋
146 旅德印象记 / 李石岑
149 卮字旗之威力下 / 王礼锡
158 德国人生活的一斑 / 黄贤俊
163 谈谈德国女人 / 黄贤俊
167 一位德国奇士
——捐款中国以征服欧洲 / 王光祈
173 德国人之研究东方文化热 / 王光祈
179 维也纳的咖啡馆 / 余新恩
189 比国访僧记 / 林无双
194 威尼斯 / 朱自清
200 弗洛兰斯游记 / 林如斯
207 两个奇迹
——澎湃城与维苏威火山 / 王礼锡
216 丹麦的印象 / 庄泽宣
220 捷克：一个新建立的国家 / 庄泽宣
225 日本的杂志 / 谢六逸
232 日本人的文化生活 / 郁达夫
238 日本妇人 / 钱歌川
244 游日鸟瞰 / 廖世承
250 东瀛杂碎 / 陆晶清

目 录 · 3

- | | |
|-----|---------------|
| 257 | 印度一角 / 王礼锡 |
| 262 | 印度周游记拔萃 / 谭云山 |
| 266 | 印度朋友 / 余新恩 |
| 272 | 南洋巡礼 / 王礼锡 |
| 280 | 锡兰岛上的哥伦波 / 巴金 |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20世纪初中国新旧交替时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民国初年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就最大，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著作后被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战后雾中之伦敦

梁启超

二月十二日正午，船将拢岸，丁、徐二君已偕英使馆各馆员乘小船来迎。我们相视而笑，算是合抱绕世界一周了。我们才登岸，战后惨淡凄凉的景况已经触目皆是。我们住的旅馆虽非顶阔，也还算上等，然而室内暖气管是关闭了，每个房间给一斗多的碎煤，算是一日二十四点钟的燃料。电力到处克减，一盏惨绿色的电灯，孤孤零零好像流萤自照。自来水的稀罕就像金刚石，我们有烟癖的人没有钻燧取火的本领，只好强迫戒掉了。我们在旅馆客屋吃茶，看见隔座一位贵妇人从项圈下珍珍重重取出一个金盒子来。你猜里头什么东西呢？哈哈！是一小方块白糖。她连客也不让，劈了一半，放在自家茶碗里，那一半仍旧珍珍重重交给她的项圈。我想我们这几年在本国真算得纨绔子弟，不知稼穑艰难。我想自从货币生计发达以来，世人总以为只要有钱何求不得，到

今日也知道钱的功用是有限度了。又想在物质文明享用极丰的欧洲，他们为国家存亡起见，万众一心，牺牲幸福，忍耐力之强，着实可敬。但经过此番之后，总应该觉得：平常舒服惯了，方便惯了，也算不得一回好事。在物质的组织之下，全社会像个大机器，一个轮子出了毛病，全副机器停摆，那苦痛真说不尽。只怕从今以后，崇拜物质文明的观念总有些变动吧。

黄公度^①的《伦敦苦雾行》，头一句是“苍天已死黄天立”。我们到欧洲破题儿第一天受了这个印象，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我们在马车上望见那将近西没的太阳，几个人费了一番彻底的研究，才判定它是日是月。晚上我和子楷散步，远远望见有一团朦胧红气，我猜是街灯，子楷猜是钟楼，哪里知道原来就是日间误认的月光。日、月、灯三件事，闹得一塌糊涂，这不是笑话吗？我但觉受了极湿极重的空气压迫，两颧骨紧张作疼，往街上散步多时才稍好些。难怪英人拿户外运动竞技等事，当作人生日用必需，渐渐成为公共嗜好了。伦敦每年总有好几个月都是这样，而且全国也和伦敦差不多，所以他们养成一种沉郁严重的性格、坚忍奋斗的习惯。英国人能够有今日，只怕叨这雾的光不少哩。可见得民族盛强并不是靠绝对丰顺的天惠，环境有些苛酷，才真算玉汝于成哩。

(《欧游心影录》)

①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晚清著名诗人、外交家、教育家、政治家。——编者注。

林语堂（1895—1976），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福建龙溪人。1916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20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3年获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英文学系语言学教授、厦门大学文学系主任兼国学院秘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文学组组长、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其用英文所著《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等被译为多国文字。

伦敦的乞丐

林语堂

英国的风俗民情，在读过英国文学的人，总有多少的认识，但是总不如亲临其境自己去体会出来。骂英国的英人也常可遇见，这种人在各国都可发现，其共同之特点就是各以为自己同胞是世界最坏的民族。所以生于美国便唾弃美国而崇拜英人；假如同这一人生于英国，也必唾弃英国而崇拜大陆了。所以他们虽然种族不同，其实都是人类中之另外一族，无以名之，暂时可谓之无名族人。但是这种对己国批评的态度，在相当范围内也是人之常情，一方面可以说是大方，比鳃鳃过虑、讳疾忌医或夜郎自大、盲目夸张者强一等，又一方面也是与“老婆人家的好”同一心理，不足深责。人有聪明，必有不满足于现状；不满足于现状，始有求进之心。英人也有许多有自知之明者，他们对于本国文物之弱点、英人脾气之古怪（此是一个绝好的

小品文题目）也不回护，只是幽默地承认。大战以后，维多利亚时代之遗风几乎一扫而空，所以更多这类的批评。然而自外人看来，盛世之风度却仍然保存。所谓盛世之风度，是言社会秩序之整齐，礼俗之文雅，规矩之严肃，人民之自信等。如英国人之礼貌，尊长者，重规矩，扶老携幼，救弱济贫，给梦想揖让进退于三代盛世之韩退之^①看了，也可以满意。像伦敦有名的巡警，扶老妇过街，或是地道车中一般人对妇人、小子之温存，司车者之雍容有礼，都能使人觉得是大国的风度，与侨沪英人之狂悖全然不同了。尤其可爱的就是伦敦的乞丐。我曾对一英人表示佩服他们的风度，这位幽默自知的英人，反而诧异，问我有何所见而云然。我说，比如英国女子健步的走法，独立的精神，及在影戏院中陶情的笑声是可爱的。伦敦告地状^②的乞丐尤可表现英人自重、自信、自强的精神。

伦敦并无乞丐，因为这是法律所不许的。有老妇站在街旁卖自来火的，那便是乞丐。知者总是给点钱而不取自来火，或是给价特高，算为舍施。这不是我所要讲的，我所要讲的，是那些不卑不亢的水门汀告地状的朋友。原来讨饭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令人怜悯，一种是使点本事，也可说一法是使你作呕，一法是使你赞叹。上海城隍庙的乞丐将臃肿溃烂的大腿排在九曲桥路人眼前，故意使你触目，便是第一法。南京夫子庙有大

^①即韩愈（768—824），字退之。——编者注。

^②告地状是指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写在纸上铺在街头，或者用粉笔写在地上，向路人乞求钱财或其他帮助。——编者注。

人立在十二岁女孩的肚子上，等着人家掷铜板，也是同类。你看那女孩脸上肌肉之紧张及其不敢喊苦之沉寂，就可以使你启了慈悲之念。但是这用残忍以引起慈悲，根本就矛盾。那女子大概不是他亲生的，看来并不像慈悲菩萨之道场。也有吞剑者让口沫流出等人掷铜子，这比较上乘，因为一则到底有点本领，值得给钱，二则受苦的是他自己，不是小孩，总比较成个好汉。英国告地状者却属于另一种，他也是拿出本领，但不是求你矜怜，说些流离失所的话。他写的是格言，尤其是奋励人乐观上进一类的格言。在于他的意思，使人走过读这格言，觉得高兴，如果你慨然解囊掷几个铜板于他的帽子里，总觉得有相当的所得，不是白赏给他的。这些格言，我记不清了，大概是关于花、太阳、健康是至宝、早鸟食得虫一类的话。也有的很聪明，能作时评，开英国政府之玩笑，或取笑国际联盟，或揶揄经济会议，随时用粉笔在水门汀上写给你看。我看见过一位文思实在快，一写写了好几段，都很精彩。也曾在 Charing Cross^① 看见一位尖酸客，他便满地愤慨的话，我想和他同情的人也比较少。又一类是画家。他们用的是彩色粉笔，画山水、村宅、夕阳、大船等，功夫虽不高，也都不错，合于俗人脾胃，如上海四马路所卖的洋画一样，在各图之旁只写一字 thanks（多谢），别无呻吟苦调。路人走过，在阴森濛晦的伦敦街上，看见这图，想到野外春光的明媚，总算有种乐趣，即使给钱，也是有所得的。

①即查令十字街。——编者注。

也有音乐家二三人结成一队，一吹 Cornet（喇叭类乐器），一拉提琴，弹 Draga's Serenade 给你听，这也是一种卖艺而已。所以他们不自认为乞丐，他们的态度也是不卑不亢的。也有一位在 Greek Street 附近跪在地上弹琴。他的琴是自制的，一块木板，三条钢丝，用一个烟盒撑起，但是弹起来倒也怪好听。

从这种地方，也可以看出英人的自重的民性。

（《有不为斋文集》）

老 舍（1899—1966），本名舒庆春，字舍予。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1924年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学系任华语讲师，并开始文学创作。1929年回国。20世纪30年代先后任教于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1946年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1949年回国。“文革”中遭受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深夜含冤自沉于北京西北的太平湖。著有《老张的哲学》《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等。

英国人与猫狗

老 舍

英国人爱花草，爱猫狗。由一个中国人看呢，爱花草是理之当然，只要有钱有闲，种些花草几乎可与藏些图书相提并论，都是可以用“雅”字去形容的事。就是无钱无闲的，到了春天也免不掉花几个铜板买上一两盆小蝴蝶花什么的，或者把白菜脑袋塞在土中，到时候也会开上几朵小十字花儿。在诗里，赞美花草的地方要比谀颂美人的地方多得多，而梅、兰、竹、菊等等都有一定的品格，仿佛比人还高洁、可爱、可敬，有点近乎一种什么神明似的。在通俗的文艺里，讲到花神的地方也很不少，爱花的人每每在死后就被花仙迎到天上的植物园去。这点荒唐，荒唐得很可爱。虽然里边还是含着与敬财神就得元宝一样的念头，可到底显着另有股子劲儿，和财迷大有不同。我自己就不反对被花娘娘们接到天上去玩玩。

所以，看见英国人的爱花草，我们并不觉得奇怪，反倒是觉得有点惭愧，他们的花是那么多呀！在热闹的买卖街上，自然没有种花草的地方了，可是还能看到卖“花插”的女人和许多鲜花铺。稍讲究一些的饭铺、酒馆自然要摆鲜花了，其他的铺户中也往往摆着一两瓶花，四五十岁的掌柜们在肩下插着一朵玫瑰或虞美人也是常有的事。赶到一走到住宅区，看吧，差不多家家有些花，园地不大，可收拾得怪好，这儿一片郁金香，那儿一片玫瑰，道上还往往搭着木架，爬着那单片的蔷薇，开满了花，就和图画里似的。越到乡下越好看，草是那么绿，花是那么鲜，空气是那么香，一个中国人也有点惭愧了。五六月间，赶上晴暖的天，到乡下去走走，真是件有造化的事，处处都像公园。

一提到猫狗和其他的牲口，我们便不这么起劲了。中国学生往往给英国朋友送去一束鲜花，惹得他们非常的欢喜。可是，也往往因为讨厌他们的猫狗而招得他们噘了嘴。中国人对于猫狗牛马，一般地说，是以“人为万物之灵”为基础而直呼它们作畜类的。正人君子呢，看见有人爱动物，总不免说声声色犬马，玩物丧志。一般的中等人呢，养猫养狗原是捉老鼠与看家，并不需赏它们个好脸儿。那使着牲口的苦人呢，鞭子在手，急了就发威，又困于经济，它们的食水待遇活该得按着哑巴畜生办理。于是大概地说，中国的牲口实在有点倒霉；太监怀中的小巴狗与阔寡妇椅子上的小白猫，自然是碰巧了的例外。畜类倒霉已经看惯，所以法律上也没有什么规定；虐待丫头与媳妇

本还正大光明，哑巴畜生自然更无处诉委屈去；黑驴告状也并没陈告它自己的事。再说，秦桧与曹操这辈子为人作歹，下辈子便投胎猪狗，吃点哑巴亏才正合适。这样，就难怪我们觉得英国人对猫狗爱得有些过火了。说真的，他们确是有点过火，不过，要从猫狗自己看呢，也许就不这么说了吧？狗彘食人食，而有些人却没饭吃，自然也不能算是公平，但是普遍地有一种爱物的仁慈，也或者无碍于礼教吧？

英国人的爱动物，真可以说是普遍的。有人说，这是英国人的海贼本性还没洗净，所以总拿狗马当作朋友似的对待。据我看，这点贼性倒怪可爱，至少狗马是可以同情这句话的。无事可做的小姐与老太婆自然要弄条小狗玩玩了——对于这种小狗，无论它长得多么不顺眼，你可就是别说不可爱呀！——就是卖煤车的煤黑子与送牛奶的人，也都非常爱惜他们的马。你想不到拉煤的马会那么驯顺、体面、干净。煤黑子本人远不如他的马漂亮，他好像是以他的马当作他的光荣。煤车被叫住了，无论是老幼男女，跟煤黑子说过几句话，差不多总是以这匹马做中心。有的过去拍拍马脖子，有的过去吻一下，有的拿出根胡萝卜来给它吃。他们看见一匹马，就仿佛外婆看见外孙子似的，眼中能笑出一朵花儿来。英国人平常总是拉着长脸，像顶着一脑门子官司，假若你打算看看他们也有个善心，也和蔼可爱，请你注意当他们立在一匹马旁或拉着一条狗的时候。每到春天，这些拉车的马也有比赛的机会。看吧，煤黑子弄了一瓶擦铜油，一边走一边擦马身上的铜活呀。马鬃上也有挂上彩子或